

[【江山书城】](#)[【有声文学】](#)[【江山游戏】](#)[【充值兑换】](#)[【江山社团】](#)[【我的江山】](#)[【返回首页】](#)当前位置：[首页](#) > [长篇频道](#) > [青春校园](#) > [成长](#) > [第一章（1—4）](#)

第一章（1—4）

作品名称：成长 作者：姜志宝 发布时间：2018-12-28 13:22:35 字数：7267

【1】

我小名叫狗娃，大名叫何有生，2002年出生，2014年从家乡河柳小学毕业，十二周岁。到了当年九月一日，我又到汉江河畔一个叫留坝镇初级中学继续上学了。

留坝初级中学离我家乡大约有六十多里路程，好在交通便利，步行只要走上两公里路程渡过汉江，就能坐上车到留坝初级中学了。我第一天到留坝镇初级中学上学就思念家乡。刚开始不是想到家乡的亲人，而是想到了家乡山和水，还有树天空飘飞的鸟儿等等。因为我的家乡行政辖区几年里变来变去，后来被叫做河坝镇，那么我家的住址就在河坝镇大沟村五组一条山梁上。

我家山梁视野开阔，一眼能够望到远处的山脉和山峰，还有汉江一段河流；但延伸在汉江一段河流上一条公路来往的车辆，有时候喇叭嘶鸣，还能把我从睡梦中吵醒。有时候深夜从梦中醒了之后，一步跳下床来，隔着窗户门洞看看漂浮在汉江那段河流上闪烁出来的灯光，然后又在尿桶前方撒完尿水。睡在隔壁土墙房子里的爷爷何小汉和奶奶郑秀梅，在那时，首先听到了爷爷的声音，爷爷说，狗娃你在搞啥，不好好睡觉，明天还能念好书吗？接着奶奶的话又传过来了。奶奶说，狗娃你可要听话，你要为我们何家争口气，好好念书才能对得起，在外面打工辛苦的爸爸哟。奶奶喜欢把“哟”字拖得老长，但奶奶吐字非常清晰，我一直喜欢听奶奶的“哟”字。听了之后在心里甜甜的，似乎有一种幸福感马上包围了全身那样舒服清新。

奶奶说到爸爸辛苦。爸爸一直在外面打工。我似乎知道爸爸从来没有进过工厂，都是扛着一身的力气，要么进煤矿，要么干建筑，都是又苦又累的脏活；结果挣回家的钱，几乎都用做全家开支了，还有一部分开支用在爷爷奶奶多病的身体上。

爷爷奶奶都是1952年出生，他们同住一个村，两人相好了一年，不顾双方家长的反对，到了1975年爷爷和奶奶结为夫妻。1976年我父亲何金东出生。我父亲何金东到了2001年在贵州打工，从贵州带着怀着我的十五岁的妈妈熊艳。2002年十六岁的妈妈熊艳生下我，我不到半岁，我的妈妈熊艳离家出走，一走就杳无信息。爸爸还找了一两个月的妈妈，找到贵州妈妈的地址，当地人说这里没有这个姓。

爸爸认输了，因为爸爸和妈妈在一个煤矿上认识的，当时爸爸都没有到过妈妈的家乡，在煤矿爸爸和妈妈同居怀上我；妈妈生下我爸爸很高兴，我是一个男孩。但妈妈一走，爸爸才恍然大悟，妈妈骗了爸爸，爸爸才知道后悔，后悔已经来不及了。这都是我的爷爷和奶奶还有乡里乡亲多嘴多舌的那一部分人，时不时地把这些爸爸和妈妈的事情，灌输到我的耳朵里了。有时我睡在床上迷迷糊糊想这些问题，想着的时候瞌睡虫来了。瞌睡虫一来，我就幸福地进入了梦乡。

我其实是个非常笨的孩子。我笨到什么程度？在爷爷刚刚送我上小学时，别的孩子有时爸爸在送往学校，有时妈妈送往学校，爸爸牵着孩子的小手，妈妈牵着孩子的小手，他们有父母陪伴我很羡慕。但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，这个问题我一直没有想出来，别人为什么有爸爸妈妈，唯独我为什么只有爸爸，而没有妈妈呢？

有一次我在上学的路上大胆地想到，我是不是爸爸从大路上捡回来的？是不是人常说从石头缝里冒出来的？这些疑问，后来都在爷爷奶奶爸爸口里得到了证实。我是有妈妈的孩子，可是有妈妈的孩子，但孩子连妈妈的长什么样都没有见过，算不算是命

苦的孩子呢？再后来，我就自然把妈妈忘掉了，在我的心目中，“妈妈”二字几乎再没有什么印象了。现在，在我印象中最深刻的是爷爷奶奶，还有长期在外打工的爸爸，再就是学校里的那些同学和老师。但在同学和老师之间经常出现的一个时尚的称谓——都管我们叫“留守儿童”。

我们叫留守儿童，老师也这样叫我们留守儿童。到了留坝初级中学第一天，临时班主任女教师谢娜，在给我报名登记时忽然问我，你是不是留守儿童？我顺口答道，在上小学时，老师和同学都这么称呼我，到了初级中学是不是还叫我留守儿童？在谢娜老师身边搭班登记的年轻男性老师谭少华“扑哧”一笑：“在我们这里还是叫留守儿童。”我听了一脸的茫然，一位在身边报名的新生，拍了一巴掌我的屁股说：“看你这个憨怂样子，走开我要报名了。”

我离开报名处，我看到送我上学的爷爷，在留坝初级中学大门口，给我在留坝镇商场购买的日常用品，已经提在了手里的，抱在怀里的；老远看去我的爷爷担负着这些日用品，似乎非常吃力的样子。于是，我就向爷爷走去了。

【2】

留坝镇与留坝初级中学相邻，留坝镇是山区一个行政辖区，学校和集镇它们都坐落在美丽的汉江河畔。一眼看去留坝初级中学大门口，比我在河柳小学来来往往的大门口漂亮多了。留坝初级中学大门口两侧地形陡峭，曲曲弯弯小路径竟盘旋在陡峭的地形上，还牵着不少的台阶，一片美丽的花草和几棵松柏，不仅缠绕在小路径两边和台阶周围；而且在凸起的两边台阶廊柱上，镌刻下了古代文化名人的格言。不管台阶花草松柏树它们无论怎样茁壮成长，但显得朴实而不张扬，像是一群老黄牛那样埋头耕耘着家园。还有挂在天空的一轮红日，虽然穿过一些薄薄的云层，照在留坝初级中学大门口是那样的火热；但一股股凉风从汉江河畔静悄悄地吹过来，使我感觉到浑身冒汗的我，心里一阵清凉，还觉得非常幸福。

当我在向留坝初级中学大门口走去时，新报到的学生有的在家长陪同下，到留坝镇商场购买日用品。从大门口在学校保安人员的指点，进进出出也不少。这些学生和家长当然对于我非常陌生，我看着新到留坝初级中学上学的新生，望着一张张面孔总也高兴不起来。大约一个人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，有一种心理感应存在作怪。

当我一双脚迈上台阶时，忽然又让我回忆起在河柳小学上学时，大门口只有独立生长一棵法国梧桐。在记忆中似乎产生了许多幻觉，但一瞬间就过去了。不过法国梧桐树上搭建的那个鸟窝，让我记忆犹新。鸟窝里有鸟蛋这是吸引我们同学的地方。在我们班一位同学到法国梧桐树上掏鸟蛋时，不小心摔在了地面，脑袋上被一个尖尖的石头戳了一条口子鲜血直淌。这位同学伤愈过后，班主任老师一调查，同学到法国梧桐树上掏鸟蛋完全是我的指使。班主任老师没有责怪我，但对我的行为不当还是给予严肃批评。我很委屈，连一句话都没有强辩。从法国梧桐树上摔伤的同学，是他本人自觉去掏鸟蛋的，当时我和几个同学在场而已，唯独把一切矛盾都集中到我的头上.....

这件事情虽然过去了，但那棵法国梧桐树的枝繁叶茂，却让我难以忘怀。法国梧桐树那时在我眼里，在我上学走进河柳小学大门口的时候，每每看到法国梧桐树它显得太孤单了。在课堂上，有时据河柳小学一位秃顶老师介绍说，这棵法国梧桐树是他在河柳小学上学时，班主任带领同学们栽下了十棵法国梧桐树，其它九棵在河柳小学扩建校园被毁掉了。

那位秃顶老师经常在课堂上，当着学生的面一边讲课一边炫耀说，自己是老牌师范生了，自打从师范学校毕业，就分配到家乡河柳小学教书到现在；自认为教书一直很好，教学质量也不错。秃顶老师曾带着满嘴巴酒气夸下海口说，现在被分配到教小学的大学生，都跟不上老牌师范生。我在上到六年级时，那位秃顶老师又教我们班的数学课，一位年轻大学生教我们语文课。

教我们语文课的那位大学生，在电子白板上演示的课件内容非常生动形象，在课堂上的每一位学生都喜欢上语文课。那位给我们上数学课秃顶老师一学期下来，很少使用电子白板教学，一支粉笔，一本教材，一张嘴巴，就是那位秃顶老师的教育教学的资本。我有时大着胆子问问秃顶老师，秃顶老师说：“你不懂，你一个小孩子能懂啥？他用他的现代化，我用我的老本行，教书照样教得好，我的教学成绩还不在前头吗？”秃顶老师这么一说，我有些胆怯老师的说教，就不好意思走到同学背后去了，但秃顶老师还是给我送来了一个甜蜜的微笑。顿时，我看着秃顶老师的面孔，自然解除了埋在心理不愉快的障碍。

对于在河柳上小学的我，在学校留下了美好的记忆，这些美好的记忆随时从我心底冒出来，不管好的故事，还是不好的故

事，总之都是同学们生活在一起被演绎出来的。应该说，是学生时代神话般的传奇，永远刻写在每一个人的心灵里，一辈子都值得回味无穷。如果把它回忆起来，仿佛是在绿叶中开出了花朵一样，青春靓丽丰富多彩.....

给我在留坝镇商场购买生活日用品的爷爷，已经走完了留坝初级中学的大门口的台阶，我只好停留在第三级台阶上；然后又走下台阶，把爷爷给我购买的一个塑料脸盆、新毛巾、牙膏牙刷，似乎都被爷爷拿在手里。爷爷话不多，总是喜欢用眼睛说话。爷爷带着一脸的微笑关心地说道：“狗娃你在学校要听老师的话，爷爷和奶奶身体不好，你在学校要是惹了麻烦。这六七十里路程，可把爷爷和奶奶吭死了。你爸爸是指望不住的，要给家里挣钱花，听懂我说话了没有？我直摇头说，听好了。”

我算是乖孩子，学习一般化，但在上学期间很少和同学发生矛盾。河柳小学老师经常对班上学生说，你们要向何有生学习，不调皮不捣蛋，课堂上守规矩守纪律，学习虽然一般化，但是个好娃娃好学生，将来走出学校到了社会，起码他会做人。“做人”是个什么概念，我在河柳小学上学根本不理解。我们同学之间，有人当着我的面讥笑道：“何有生老师让你到了社会上，多做几个人种，老师说你种子好啊！”这些话同学多次说了，被老师听到了，老师严厉批评了这些口无遮拦的同学一张臭嘴，终于堵住了这些同学多事的嘴巴。

现在爷爷送我到留坝初级中学上学，这样一直叮咛我教诲我，完全是应该的。爷爷把我在学校安排好之后，又找到我们临时班主任谢娜老师，向谢娜老师把我们家庭情况一一做了介绍。爷爷临走时，把折叠得皱皱巴巴的一百元人民币，让班主任帮我保管。我把爷爷送上回家的班车，已经是下午五点多了。使我放心的是现在交通倒是便利，爷爷走不了多少路程就会轻松回家了；但我望着远去坐在班车上的爷爷，忍不住的几颗眼泪还是从眼角里流了出来。

【3】

天气炎热，似乎高温仍然不减。我在学校餐厅吃完下午饭，餐厅有电风扇降温作用丝毫不大，一顿饭吃毕汗流满面。我把流在脸上的汗水用一只手擦了又擦，只觉得满手湿润润的，就不由自主把手里的汗水随便甩了出去。一位胸前挂着“值日生”牌子初二年级的女生，见我行为有失大雅，走到我的面前说道：“放文明点，请讲究卫生，这是餐厅你懂不懂？”女生对我一说完，带着一副严肃的面孔扭头就走开了。我对自己的不文明行为，并不感到可耻和可悲。我对自己又想不出任何理由来，什么是可耻？什么是可悲？这些字眼在心目中实在让人难以消化，只好在心理模模糊糊存在着。不管它，管了它，仍然不懂，等到懂了的时候，理解了的时候，再去深思吧。我是这样想的，不知道对与不对，但我现在是这样想了。我虽然最后一把汗水没有从脸上抓在手里，直接甩在餐厅地面上，但我把抓到手里的汗水顺手又擦在衣服上了。

我看到，在我眼前餐厅出现的少数就餐学生，与我不同的是，他们都用随身带的餐纸擦汗水和擦嘴巴，把用过的餐纸隔老远一扔，餐纸就稳稳当当飞进餐厅餐桌上的空盆里。我对同学用餐纸擦嘴巴和擦汗水并不感到好奇，因为我和爷爷奶奶在家里经常用卫生纸擦嘴巴和擦汗水。今天进餐厅吃下午饭，我本来带好了卫生纸，上厕所小便时，在我的裤兜里，摸了摸二十元零用钱不再，不小心把卫生纸顺便从裤兜里带了出来掉进小便池。当时，我还伸手在小便池抓了一把卫生纸，但卫生纸一瞬间被小便池里的尿液打湿了，似乎一会儿卫生纸就在小便池溶解了。

我走出餐厅，太阳还没有落山，一片火辣辣的太阳光线在学校上空飘荡，但也有一部分阳光带着闪光的影子；似乎沿着学校的一些建筑设施较高的顶层，还在被阳光覆盖着。校园里只有零星星星入学的新生，在校园走走停停自由玩耍，初二年级和初三年级的学生，在教室里正常步入学习状态。此时，校园显得比较安静。

安静在校园里只有相对而言，没有绝对之分。学生在课堂上安静了，却在校园安静不下来，这是固有的一种释放或者是天性所为。大不该我们的老祖宗都说是猴精变成了人类，从树上到地面直立行走，这种转化哪有不活蹦乱跳的道理。如果忘了这一点，就把我们的人性和祖宗都忘掉了。不去理解人不去了解人，我们对人的教育就失去了意义。我是站在留坝初级中学餐厅门口，一边走一边张望着天空的阳光，在糊里糊涂中我就这样思考着，也同时在一片模糊的概念中无边无际想到了这一点。

留坝初级中学校园比起我在河柳小学上学的校园宽阔多了。留坝初级中学校园到底有多宽有多长，只有从我的眼光里看到一点，说上一点或者喜欢上一点；也许把这些看到和喜欢到的点点滴滴累计起来，就是留坝初级中学校园的宽度和长度了。

首先，我从留坝初级中学餐厅一路走出来，即使校园再安静，但在校园绿色的草坪里和一棵棵大树上，不是蝉在鸣叫，就是鸟儿站在大树上一边飞舞一边大声鸣叫着。我向来对鸟儿很崇拜，因为小鸟被父母养大后，离开了窝巢，离开了父母，永远去独立生活了。鸟儿们这种可贵精神，一度在我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幻想过，但最终没有想出这种道理来。是知识浅薄还是我幼小天真了，是该这样去想，还是不该这样去胡思乱想呢？是什么怪物蒙蔽了我的大脑，我总也找不出答案来。

鸟儿美丽的歌喉，在留坝初级中学校园里飘荡着，趴在校园大树枝干上的蝉鸣也不甘示弱。蝉发出来的声音非常优美，它们发出来声音似乎都在一条直线上宛转悠扬，一个声音一个节奏一个腔板，让人听了还想听。可是在校园玩耍的新生，三三两两还在大树枝干上一把抓住蝉，蝉还在新生手里扑腾着双翼，声音也优美。似乎这些蝉美妙的声音，打动了入校新生的心灵之窗，硬是要把蝉贴在耳门，聆听蝉的嘶鸣声。入学新生还是热爱大自然。尽管蝉在新生手里摇摇晃晃一阵子，结果让蝉回归了自然界，趴在大树枝干上长久地嘶鸣着。

鸟鸣声和蝉的嘶鸣声，实实在在不仅把我送出了学校餐厅之外，而且这些自然发出来的声音，我听起来非常亲切舒适。刹那间，不得不让我对它们产生了一种敬畏之情。

【4】

我在穿过留坝初级中学一块草坪时，我登记报名打我屁股的那个男新生向我迎面走来了。他抿着一张小嘴对我说：“谢娜老师说，七点新生进教室，学习留坝初级中学学生管理制度。”我回答：“谢谢。”又赶忙追问了一句。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男新生回答说：“陈春生。”陈春生反问我道，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我回答说：“我叫何有生。”

陈春生刚刚从我身边走过，临时班主任谢娜老师和一位年轻女性并排走了过来。年轻女性很时髦，身边还带了一条小狗。狗的形象好生动，身材像是猫的体形，狗的相貌，大象的耳朵，猫的小腿，老鼠的尾巴。我低着头看着小狗的形象，好稀奇。在我的家乡，从来也没有见到这样的小狗。家乡的狗就是狗的模样，不管大小狗，似乎都不失掉狗的重要特征。很可能，我到现在都没有离开家乡，看到外面广阔的世界而产生了更多更不了解大千世界、变化的疑惑心理很是自然的事。

谢娜老师有眼光，叫不上我的名字，但记住了我的相貌。谢娜老师已经走过了我的身边，但又回过头来对我说：“七点进教室开会，教室地点知道吧？”我笑眯眯地答道：“我晓得教室在哪里。”谢娜老师和那位年轻女性走开了，但那条小狗回过头摇着尾巴，围着我身边转了一圈，在我穿着的凉鞋一只脚上嗅了嗅，小狗立刻又伸出舌头，在我五个小脚趾上舔吃着。小狗越在我脚指头上舔吃，我的心理越是快乐，一种莫名其妙的喜悦感顿时涌上我的心头。我此刻不知道是喜欢上了这条小狗，还是在我童年的世界里，又添上了新的内容而忘乎所以的心理状态不能自拔，偏偏把小狗干脆抱在了怀里。

小狗的主人年轻女性，见我把小狗抱在怀里，就喊了一声小狗的名字“留香”。小狗尖叫了一声，从我怀里向空中一跳，跳进了我身边一片花草里，斜着身子倒了下去。小狗没有叫唤，从花草丛里爬起来，抖擞精神一蹦一跳就飞奔到了那位年轻女性身边。于是，那位年轻女性传出了声音，“留香，再不听话，以后就别跟我到处玩耍了”。我也有一双多事的眼睛，看到年轻女性对小狗似乎疼爱有加，把小狗也抱在怀里了。

留坝初级中学有几处露天水龙头，一排排水龙头的前面，大部分有刚刚入学的新生三三两两在洗脸洗头洗脚。高温流汗的天气，除了科技产品帮助降温之外，那只有依靠水源的降温了。我来到一处露天水龙头前面，洗了一把冷水脸，解开了穿在身上衬衫一排钮扣露出了胸膛，捧了几把冷水洒在了我的前胸。冰凉舒服的冷水顺着我的裤腰，流进了我的裤裆内打湿了我的裤面。

裤面一打湿，我低着头偷偷一看，感到非常害羞，一气之下拧开水龙头，连续不断地捧上水分，把穿在身体上的一条裤子洒湿了一大半，如果有其他人看到都不会笑话我。这种掩护性的小聪明，我有时也能够很快想到这一点。

在我身边来两个初三学生，两个初三学生相互搀扶着，一个初三学生一只手捂着鼻子，鲜血从指缝间不断地流出。流鼻血的学生一来到一排水龙头前面，很快低着头被另外一个初三学生，用冷水不停地浇在流鼻血初三学生的后脑勺，然后又不断地拍打着流鼻血初三学生的后脑勺。这种土制流鼻血的方法，我在小学看到小学老师也用同样的办法，给同班同学治疗过流鼻血的过程。但有一次，我们大沟村有一户农家小孩流鼻血，用此法没有凑效，使流鼻血的小孩要不是抢救及时，差点就丢了性命。初三

学生这种方法治疗流鼻血，倒是止住了流鼻血，但被赶来的大约是该班的班主任，三言两语就把止住流鼻血的学生，督促到留坝镇中心医院就诊去了。

流鼻血的初三学生从一排水龙头前离开后，我和另外前来的两位新生，脱去了凉鞋，站到洗漱池拧开水龙头洗洗脚丫子。等到我们在洗漱池穿好凉鞋，准备跳下洗漱池，一位老师模样的已经站在我们的面前了。老师模样的人黑着一张脸说：“能站在洗漱池里洗脚吗？赶快下来，没有修养的学生。”我一听老师模样的人大声说教，我的皮肤麻酥酥的，一张脸“刷”的一下就红到了耳根。我们从洗漱池准备跳在地面，老师模样的人一双手急忙扶住我说：“一个个慢慢下来。”我们在老师模样的人搀扶下，从洗漱池一个个到了地面。

这位老师模样的人走时对我们说：“记住以后就别这样了。”。们都齐声回答：“我们坚决改正。”是我们语速太快了，还是我们没有选好词语，显得态度不端正，似乎诚意也跟不上，贸然回答了这位老师模样的人。老师模样的人，只是看了我们一眼，一双眼睛里似乎充满了凶狠的目光，很快离我们而去了。接着我和那两位学生，爬在水龙头前方喝了几口冷水，就各自向自己的新教室走去了。

发表评论

查看评论

上一章

目录

下一章

评论（登录后方可评论） [登录](#)

01楼 文友：[吉林老兵](#)

作者你好，我是你的长篇连载作品《成长》的责任编辑。为方便沟通与交流，请加QQ786728989.祝你创作愉快！

时间：2018-12-28 13:36:20 [【回复】](#)

02楼 文友：[吉林老兵](#)

一个没有经历过世面的孩子，一位被人们称为“留守儿童”的孩子，能继续着自己的学业，这也算是一种幸运。虽然何有生有着不太幸运的出身，但却拥有了呵护他的爷爷奶奶。现在，走进新的学习环境，似乎要比其他同学“低一等”，但他的不懈努力、倔强进取，又会让他怎样赢得老师和同学们的尊重？又会怎样度过自己青涩的成长时代呢？

时间：2018-12-28 13:35:32 [【回复】](#)

回复 02楼 文友：[姜志宝](#) 时间：2018-12-28 15:52:19

老师辛苦了，感谢您对我作品的编辑，给我提出宝贵的建议。关于标点符号使用问题，在一些作品中被省略了，似乎很常见。当然不可能这样绝对认为，不要标点符合了。老师对作者认真负责的态度令人敬佩，把标点符号给我恢复了。